

艺海观澜

因所处时代环境有别,即使都属于乡土书写,不同代际的作家所写的作品自有不同。在乡土文学的链条上,我一直期待能有自己的“新质”表达。

文学方生方长 乡土常写常新

乔叶

“所谓老家,怎么说呢,这个圈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这是我的小说《宝水》里的一段话,很多读者反馈说很有同感。

追溯起来,这个感受其实来自我多年来的体察。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发现一些词语也会随时间生长,就比如“老家”。很小的时候,只以为生我养我的杨庄村是老家。后来去修武县城工作,以算是离开了老家。再然后调动到了省城郑州,突然觉得焦作市和修武县都是老家。几年前又到了北京生活,此时自然很明白老家这个概念可以扩展到整个河南。

对乡村及乡土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于我而言也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在河南文学的谱系中,乡土文学具有深厚的传统。但我年轻时颇有些排斥乡土,在写作心理上总是试图与之保持距离。十几年来曾有评论家问我:许多前辈作家都有一个甚或数个相对固定的写作地域,比如莫言的高密乡,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枫杨树,你内心有没有类似的精神故乡?

没有。我当时很决断地这么回答。那时候以为这应该跟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有关。许多文学前辈的乡土记忆完整坚实,因而能成为他们的经验资源,其建立的文学世界也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影响。而我们这代人移动频繁,一般没有长期的固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写作资源相对来说就分散多了。

但其实,怎么可能没有呢?只是彼时懵懂不自知。不过没关系,时间会让你知,生活和文学的教育也会让你知,你写下的作品更会让你知。粗略盘点一下这些年的作品,我惊讶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篇都是故乡在场的证明,其中的典型例证就是《最慢的是活着》。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有读者缘的中篇小说,自发表以来,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7个奖项,不断地被再版,陆续已有8个版本。这促使我思考这部小说为什么受到欢迎。小说写的是“我”和奶奶的故事,祖孙情感固然是一种很基本的共通情感,但读者显然更被文本中的奶奶打动。而奶奶不过是个最普通的乡村老太太——乡村,我找到了这个关键词,由此开始重新认识乡土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此深沉,如此炽热,和小说中的奶奶一样,最恒常,最稳定也最让我们信任和心安。

接着,我以老家乡村为背景创作的非虚构文学、中短篇小说和近10年的3部长篇小说,字如脚印,每一步都是在向故乡回归和深入。

《宝水》是这种力量的最新生长。被触动的时间节点是在2014年,我到河南南部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参加文学活动,看到村民们一边维持着农耕生活,一边开饭馆、办民宿,接待着八方游客。村庄的气质既有传统意趣,又有勃发生机,封闭与开放在人们心里引起的震动尤为丰饶,和我童年记忆中的乡村很不相同。这种活波的变化、这种生生不息的鲜灵的新,吸引着我,让我意识到这既微且巨的乡村新变多么值得书写。

因所处时代环境有别,即使都属于乡土书写,不同代际的作家所写的作品自有不同。在乡土文学的链条上,我一直期待能有自己的“新质”表达。在《宝水》中,我把中国当下乡村人们的生活经验、生活意识与向往作为重要的表现内容。这些内容是社会发展在文学创作中的必然呈现。比如因为城乡之间的频繁流动和边界变动,人们普遍拥有的是一种城乡叠加复合的复杂体验,《宝水》的人物和故事就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些体验。

我已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故乡就是我命中注定的文学基因,我就是这块文学土地的庄稼。而这个故乡,这个历经沧桑的故乡,这个在历史的风云激荡中既古老又年轻的故乡,这个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故乡,她在漫长的岁月中结晶沉淀出来的厚重的情感记忆和文化纵深,她元气淋漓的现场感、城乡混合叠加的复杂经验和丰富宽阔的时代性,意味着文学书写的无限可能——这文学方生方长,常写常新。

(作者为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

展现工商业发展与时代变迁

戴清

一辈的成长、情感主题展开,这让老字号题材作品萦绕着青春芬芳的气息。《传家》中大姐易钟灵面对从南洋归来、桀骜不驯的二妹钟玉不温不恼、循循善诱:“先学敬人,才为人敬”“世界上没有常胜的将军,也没有常胜的家族”。钟玉本以为大姐满脑子尽是旧思想,最终发现竟是自己粗鲁无知。

近年来,老字号生发了更多的新故事。《正阳门下小女人》中徐慧真的前门小酒馆,历经公私合营以及改革开放、新世纪初的发展、挫折与繁荣,见证着人性的善恶美丑,也见证着友情爱情的醇度;《姥姥的饺子馆》中小馆经营也凝聚着姥姥的辛劳付出,承载着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与命运变迁。这些故事的时代感与当下性更强,文化的传承发展表现得如在目前,愈加凸显出时代的氛围与讲述的新意。《狮子山下的故事》《澳门人家》表现港澳地区糕点铺、茶餐厅老字号的奋斗传统,视野开阔别致,更承载着家和万事兴的精神文化意涵。

老字号厚重丰茂的故事里挺立着中华民族不屈的坚强脊梁,彰显着几代中国人兴业兴邦的壮志豪情;《大河儿女》中钧瓷掌门人贺焰生,《女儿红》中绍兴老酒的传人孙南笙,《楼外楼》中洪家子弟洪家柱莫不如此。《珠江人家》里,中共地下党员金慧荣被捕后,用粤剧声腔念着“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慷慨就义。《传家》中星华百货东家三姐妹跟家纾难,在时代的激荡风云中奔赴革命。老字号故事展现的民族大义发挥着凝聚家国情感、形塑集体记忆的重要文化功能。

老字号饱经岁月洗礼,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蓬勃青春,打上了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的文化印记,也濡染着中华大地的山川风华。老字号题材电视剧用影像呈现这些独特的美学意象及其文化内涵,在赓续文脉中唤起人们的精神共鸣。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生动阐释开拓创新精神

张斌

又显示出非凡的胆识才能,他们在干事创业中得到历练,在时代大潮中做出抉择,形成各具特色的传奇叙事。

电视剧中老字号的成功,往往和诚信义利、兴亡有责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老字号的经营者们在兴业致富之时,总是自觉回应实业兴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呼唤,展现了以商济世的家国情怀。《老酒馆》中的“老酒馆”既是掌柜陈怀海经营小生意的场所,也是展现抗战民族大义的舞台。《一代洪商》中刘、杨两大家族在争夺“清代底商”等一系列风波中是冤家对头,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原本狡黠善变的杨同昌还是与刘云湘一起书写了湘西儿女投身家国的浩然正气……老字号商业品牌的建立过程,总是书写着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经邦济世的经济伦理和价值追求。

电视剧对老字号创业史的讲述,是对品牌故事和精神内涵的艺术表达,也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的有益探索。在这些老字号的创立者与传承人身上,一方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深厚滋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革故鼎新的创新意识与敢闯敢拼的开拓精神,凸显了“坚守传承”与“开拓创新”的相辅相成。《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的周莹,《一代洪商》中的刘云湘,在老字号面对市场竞争的发展过程中都提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

同时,老字号作为叙事要素也大量存在于其他题材电视剧中。如《繁花》中出现的杏花楼定胜糕、鲜得来排骨年糕、泰康蝴蝶酥、天宝龙凤珠宝等,就勾勒出上世纪90年代上海生气勃勃的商业景象与市井生活。《珠江人家》陈氏三兄妹在岭南中医药、粤菜、粤剧行业的艺术谋生故事,也借助当地老字号的特色产品,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岭南文化,从而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增强了文化认同。

老字号作为国货名牌,在与老百姓日常家用的水乳交融中,成为历久弥新的中国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老字号成长史上有传奇的故事,挺立的精神,我们应该进一步挖掘其丰厚资源,通过电视剧这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文艺形式,激活其蕴藏的文化密码,讲好新时代新征程上新的创业故事。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用优秀文艺作品讲好老字号的新故事

荧屏上的老字号故事,演绎着近代以来中国的工商业传奇。那些老字号的开创者和经营者们艰苦创业、有勇有谋,在服务社会中磨砺技艺和品质,沉淀老字号的荣光和口碑,更得见人品和心性。这些故事曾经在《晋源票号》《大宅门》《大染坊》《天下第一楼》《乔家大院》等电视剧中鲜活呈现,也为新时代以来的《楼外楼》《老酒馆》《塞上风云记》《传家》《一代匠师》《珠江人家》等作品所生动演绎。

老字号故事里有美食、佳酿、中药、戏曲等,对于这些产品和技艺,作为叙事艺术的电视剧不是简单予以呈现,而是通过鲜活的故事传达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楼外楼》中一心报考美专、对继承家业本不感兴趣的洪家宝,在成为楼外楼当家人后,巧妙通过“以文兴楼,以文会友”重振老字号,美食文化沙龙名动一时;《女儿红》中绍兴佳酿蕴含着绍兴人的风骨气度,作品对女儿红的文化内涵作出形象诠释。

老字号的起步、积累和逐渐壮大,总是伴随品质、技艺的锤炼提升;经商之道少不了韬略筹谋,终究以诚信为根本,以家风为传承。如电视剧《一代匠师》讲述福建木雕传人的故事,引用家训“作艺贸易,勿占便宜;待人接物,规矩方圆”展现精神传承。剧中一代匠师廖喏以他的宽仁、坚韧和匠心践行祖训,在他的身上,经商与处世实为表里,义利之间彰显商业伦理,更显人格操守。《珠江人家》没有延续常见的“个人一家族一民族”的叙事模式,开篇父辈的牺牲将三兄妹直接甩到大时代的浪潮中经受风吹雨打。少年陈山河在师傅何玉良那里切身体会到诚信的重要——“这世上有两件事不能造假!第一件就是救人的药,第二件还是!”由此奠定了他经营中药以诚信为本的坚定信念。

老一辈筚路蓝缕,年轻一辈历练成长,新老交替,生生不息,让老字号的技艺、口碑与精神不断传承发扬。老字号的故事有历史的厚重感,也常常围绕年轻

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品牌,它们在受到人们持久喜爱的同时,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老字号成长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中国故事,历来受到我国电视剧创作者的重视。近些年来,《那年花开月正圆》《芝麻胡同》《风雨老字号》《老酒馆》《一代洪商》《大盛魁》《珠江人家》等作品受到观众喜爱,成为用老字号讲述中国故事新的艺术实践。

老字号题材电视剧是商业传奇和家族故事在叙事上的结合,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艺术吸引力。这些剧作首先从不同视角反映我国近代以来工商业发展壮大的历史。《芝麻胡同》以北平“沁芳居”酱菜作坊的发展为讲述对象,《珠江人家》以岭南中医药、粤菜、粤剧标注出岭南老字号版图,《大盛魁》聚焦清代跨国贸易商号“大盛魁”260余年发展历史……这些故事背后是晋商、徽商、浙商等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衰变迁。深厚的历史积淀构成了老字号题材鲜明的行业和地域文化底色。此外,老字号故事往往是一个家族故事,往往包含小人物奋斗成长的叙事线索。《芝麻胡同》中,“沁芳居”的金字招牌是严振声和几代人艰苦创业、诚信经营铸就的;《风雨老字号》中,“元贞昌”酒坊的兴衰史反映出三个家庭在战火年代寻求出路的不探索;《大盛魁》讲述的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家族企业,而是基于契约精神进行商业合作的三个白手起家的“中国合伙人”的创业奋斗。

老字号题材总要讲述一段传奇的创业故事,塑造出一个或几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典型形象。当我们提到老字号题材电视剧时,眼前就会浮现出白景琦、乔致庸、周莹等人物形象。他们具有与众不同的非凡品质,是推动工商业和社会发展的实干家与“弄潮儿”。这些人物在商业竞争中守正出奇,让商号、票号、店铺、药店等扭亏为盈、起死回生,书写商业传奇。然而最终让这些形象走进观众内心的,还是人物的人格魅力和故事的温暖质地。《那年花开月正圆》里周莹出身寒微,经受磨难,终成一代义商,这离不开她独立自主、灵活变通、重情重义的人格特质,尽管她也有普通人的性格弱点和常常落空的情感期待。先抑后扬的设定让人物形象富有个性,也为人物成长打开空间。他们既有平凡的一面,在关键时刻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近日,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公布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名单,382个品牌榜上有名。作为我国工商业领域的“金字招牌”,老字号既有长久的经济价值,也有可贵的文化价值。老字号招牌背后的匠心精工、诚信经营、实干兴邦、心系家国等精神内涵,在新时代得以继承发扬,也通过文艺作品得以生动诠释。我们约请专家解读老字号题材电视剧的艺术特色和文化意蕴,也希望在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涌现更多、更精彩的老字号新故事。

—编者

上图为北京前门大街的牌匾。燕翔摄(影像中国) 左图为天津古文化街街景。李光睿摄(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蔡华伟

